

徐老師的悄悄話 – 第一百五十一話

‘如何以鬥雞比賽取代戰爭’

在心裡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範圍裏，有一個主題很早就進入了學者們的眼界之中，它叫做‘領域感’（Territoriality），許多動物包括人類都具有領域感並且因而產生領域行為。領域感一般而言是動物對於獲取或是維護自己所擁有的邊界和區域的能力，因為在這個區域裏，‘它’（或者是‘他’）認為自己和這個區域有著息息相關的親密、關心及歸屬的感覺；簡單地說，就像古代的綠林好漢嘴上常說的‘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由此路去，留下買路財’的意思，它追尋的是某一個地段的強烈支配權的具有和積極的加以‘個人化’與‘防禦和防備他人入侵’的行為模式；我們常見到小貓小狗在固定的地點撒尿，叢林裏的猛獸也同樣，都意在對外來者以各種方式提出警告：‘這是我的地盤不可侵犯’。乍看之下這應該是針對動物本能延伸出來的情緒與行為，應該被假設不是一種‘高級’的行為，但是請您先別這麼快忙著撇清我們與鳥獸蟲魚之間的關連，就算是自許為‘萬物之靈’的我們其實仍然逃脫不了被領域感支配，社區的圍牆、住宅的藩籬與鐵窗…都是它存在的表徵，如果擴而大之，今天南海與東海的各個小島礁上紛紛湧現的各國國旗、界碑、駐軍，還有軍機、軍艦的巡航復加這兩年以來共軍機、艦的繞台示威，其實都和這與生俱來的動物性本能密切的連在一起，二次世界大戰時，那些殘暴的獨裁者們高喊要建立更大更寬闊的‘安全區域’（‘buffer zone’），也叫‘緩衝區’，更是惡名昭彰意圖清楚—‘占了就是我的，別人不得進入’的意思，甚而導致殺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可怕結果，而如果原來已經‘產權結清’的財物、土地和主權更會經由人類複雜的思考而在行為模式上更彰顯出來，其中令人看了以後先會哈哈大笑，繼而沉默深思其後面意義的例子之一，就是著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邊界上天天演演的‘遊戲’—‘印巴邊界哨站的降旗典禮’了，且聽我為您敘述一下。

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在歷史上曾是一對分不開的冤家—就像中國和日本，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在1947年以前，她們都是不列顛帝國的殖民地，但是在獨立確定即將發生時，由於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激烈流血衝突，經過協調後，又由真納(Mahomedali Jinnah, 1876-1948)和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兩位政治領袖分別領導成立了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分別獨立以後，雙方的衝突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日益激烈，1965和1971年都曾經爆發了先後兩次大規模戰爭，而後兩國各自發展洲際彈道飛彈和核子彈都是以對方做為頭號的假想敵，而兩國的人民也一直以尖酸刻薄，充滿蔑視意味的語言與眼神去形容和看待對方，‘敵意’一詞是不足以解釋過去兩國之間的那種強大的負面情緒，而雙方在國際上也各有強大的靠山—巴基斯坦背後是美國和中國，而印度許久以來也常把以前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做為助拳的老大。印巴兩國有漫長的國界相鄰，但是除了成千上萬的小崗哨以外，真正上得了檯面的大型哨站屈指可數，這些大型哨站雙方各駐重兵，邊界上有大型的鐵門和拒馬隔開彼此，由於在「宿敵」的面前不能丟臉，所以門面都油漆得美侖美奐，每當太陽西下，日暮黃昏的時候，這些哨站的兩邊突然會變得車水馬龍，雙方大批的遊客蜂擁而至，各自來為自己祖國的守疆健兒們加油打氣…，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瓦加(Wagah)和拉合爾(Lahore)兩地，每天下午印巴邊境兩邊的大鐵門同時打開，兩邊都建有供‘啦啦隊’坐下‘觀戰’的階梯式座位，雙方儀隊都挑選身高約兩米、英俊瀟灑、體格強壯的帥哥擔任，‘實力不相上下’，雙方的衣服也經特別設計—巴基斯坦這一邊是純黑色制服，繫紅色腰帶配戴勳章與綬帶，印度那一邊是卡嘰色制服配黑腰帶，各自腳蹬擦得雪亮的皮靴，最‘嗆’的是：為了要比對方高那麼一點點，這兩方都在頭上戴的帽子上加工了：都插上了看起來像煞公雞雞冠似的‘違章建築’，印

徐老師的悄悄話 – 第一百五十一話

‘如何以鬥雞比賽取代戰爭’

度是紅色的，巴國是黑色帶白條的，這降旗典禮還沒有開鑼雙方就已經有‘過分愛國人士’帶著大家高呼口號：什麼‘印度最富強啦’、‘巴基斯坦真偉大啦’等等，然後雙方士兵各自邁開大步，就像赴死的鬥雞一樣邁向只有一線之隔的對手…，快速行進到幾乎是面對面的時候，一連串的挑釁動作就出爐了，他們彼此較勁高抬腿，高高舉起要超過對方再重重踩下，摸鬍子、舉拳（意思是‘好膽就放馬過來呀’），然後誇張地瞪眼珠，就像一場熱烈的國際運動比賽一樣，儘量地顯示出己方的威風凜凜和對對方的不屑一顧，這時兩邊觀眾的情緒也達到了最高點，有廣播帶領大家狂呼祖國名字，有‘球迷會長’帶領大家鼓掌歡唱…，這種儀式五、六十年來每天都要在相同的地點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方式和情緒（都像吃錯了藥或打了雞血般的激動）面對面地舉行著，並且盡全力想方設法力爭用威武的肢體語言來壓過方和展示己方的強大，‘紅公雞’和‘黑公雞’各自的自尊與自豪就在這裡毫無保留的綻放，直到降旗號音終結，兩邊的國旗一秒不差，一吋不讓的同時降下、摺好，這時再在一片「Pakistan Zindabad（巴基斯坦萬歲）」和「Jai Hindi（印度不朽）」的歡呼中結束完滿的演出，身後的鐵門也碰一聲關上，觀眾們也心滿意足地離開，這中間雖也曾有雙方儀隊演出太過火而引爆衝突導致受傷的不幸事件發生，所以自 2010 年後，印巴軍方高層雙方理性協議儘量不再‘過度’地怒目相視，並且加入雙方帶隊官‘微笑握手’的新動作，雖然微笑似乎不太明顯，卻的確笑了，而握手則的確降低了敵意，聽說現在甚至雙方士兵還會交換零食呢，當然表演是不可少的，但就讓它止於表演吧，這麼漫長的對峙歲月，雙方可都累了。

這複雜而激動的過程只不過再一次印證了‘我的就是我的，不容他人稍微染指’領域感的存在和‘簽名式’的領域防範行為，幾萬年來並不因人類的進化而遺失，也同時提醒我們衝突行為似乎有可能是可以藉由「合理的宣洩」和「理性的思考與控制」而適度地避免開的，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學者們也許可以更深層的加以思想與設計，讓儀式取代暴力，讓‘表演’賡替戰爭吧？！走筆至此不禁在腦海中幻化出甘地與真納這兩位國父彼此握手和解，輕聲讚美「這樣比較好，這樣好多了」的畫面呢。各位看倌如果有興趣體驗一下現場氣氛而又不想千山萬水地身歷其境的話，可以在 Youtube 上點入‘Wagah border’就可以看到這幽默又有深刻涵義的一幕了。

本學期最後一次的王子濱講座主題將是大家最關心的‘台灣新能源’，特別請到大葉大學前校長、經濟部主秘歐嘉瑞博士於一月四日下午一點半蒞校開講，請大家期待並且踴躍參加。